

唐詩風神及其他



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

袁行霈 著

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

唐詩風神及其他

袁行霈



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
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

鳴謝

本書部分圖片承蒙下列機構及人士慨允轉載，謹此致謝：

龍門書局
上海古籍出版社
中國書店
宜新出版社
廣東旅遊出版社
故宮博物院

本社已盡最大努力，確認圖片之作者或版權持有人，並作出轉載申請。唯部分圖片年分久遠，未能確認或聯絡作者或原出版社。如作者或版權持有人發現書中之圖片版權為其擁有，懇請與本社聯絡，本社當立即補辦申請手續。

© 2005 香港城市大學

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。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媒介或網絡，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、數碼化或轉載、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：962-937-106-5

出版

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
香港九龍達之路
香港城市大學
網址：www.cityu.edu.hk/upress
電郵：upress@cityu.edu.hk

© 2005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
Artistic Appeal of Tang Poetry and Other Essays

(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)

ISBN: 962-937-106-5

Published by

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
Tat Chee Avenue
Kowloon, Hong Kong
Website: www.cityu.edu.hk/upress
E-mail: upress@cityu.edu.hk

Printed in Hong Kong

唐詩風神及其他

總序

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傳統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體系，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，幾乎土崩瓦解，經歷了充滿創傷與痛苦經驗的轉型。一個半世紀以來，中國人的生活體驗，也隨着西潮的波濤，在巨浪滔天的環境中載浮載沉。晚清的自強與改革，其實是自救與圖存，清清楚楚認識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機。先是軍事的改革，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」，再來是經濟的、政治制度的、社會結構的改變，前腳還未離開，後腳又到。自強運動不靈，便有戊戌維新；維新失敗，便有辛亥革命；革命推翻帝制，卻帶來了軍閥割據，引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，激起文化階層的意識變動，之後更深入到民間，調動全民的參與。國民革命繼之以共產革命，革命之不足，還要「繼續革命」，一直革到文化大革命，文化砸爛，斯文掃地，到了革無可革之時，這才否極泰來，「待從頭收拾舊山河」。

文化依存於人的生活。當一個民族經歷着百多年的生死掙扎，一心只想着救亡圖存，其文化心態當然也就很難平衡，總是大起大落，大取大捨，矯枉過正。到了 21 世紀，大多數人都認識向西方傳統學習的必要，但激進者卻一定要喊出「全盤西化」；大多數人都不會反對保存固有文化中的優良傳統，但國粹派卻一定要提倡「尊孔讀經」；大多數人都了解應該汲取多元中外文化傳統的滋養，但在文化論壇上卻仍能聽到「打倒孔家店」、「崇洋媚外」、「推翻吃人的禮教」、「痛打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」這樣的充滿激情與暴力的偏執口號，交叉喊話，來回挑釁。

從文化繼承與發展的角度來看，近兩個世紀的環境不但惡劣，而且充滿了摧殘生機的陷坑與風暴。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心靈，也就難免畸型，充滿了戾氣與不平衡的心態，以為「除舊佈新」、「破舊立新」可以開創美好的未來。更以口誅筆伐的手段來排除異己，建立輿論權威。不僅一般社會中瀰漫着「推倒重來」的文化態度，連學術界的研究也急功近利，甚至配合政治運動，實踐「矯枉必須過正」的荒謬理論。

當追求知識的人不能與現實利益保持距離，不能以長遠的歷史文化作為認識的座標，只幻想着當前的參與與投身，希望通過批判與改造來創造文化，以達成士大夫「先憂後樂」或「知識分子良心」的願望，他們就忘了人類文明累積的「知識」為甚麼是寶貴的文化遺產。把文化遺產當作實用工具，企圖謀求個人名利，固然是下焉者；企圖謀求國族復興之道，把文化轉為政治與經濟運作的附庸，也不見得是人類的長遠之福。現在的社會太着眼於功利、太講究價格與利潤、太迷信當前的實效，完全忽視了生活的品質、人文與大自然的協調、生命的快樂與幸福。我們看到許多政府、大財團與跨國公司都在經營文化事業，表面上是重視文化與生活的關係，也算好事，另方面卻以麥當勞與狄士尼的經營理念使文化庸俗化，變為賺錢的工具，則有損文化的長遠發展，同時阻礙一般人文化修養的提升，讓人沉迷於單調無聊卻能暫時刺激感官的活動。

近來我出版了一本文史哲藝隨筆集，以「高尚的快樂」作為書名。這裏摘錄兩段，說明我所謂的「高尚的快樂」是甚麼：

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 (Demokritos) 是蘇格拉底同時代人，寫過很多關於藝術的著作，可惜大都散佚了。幸存的殘篇裏有一段話，充滿了智慧：

「不應該追求一切種類的快樂，應該只追求高尚的快樂。」

甚麼是高尚的快樂？德謨克里特沒說。或許他說過，卻散佚了；或許他從未具體討論過，因為他認為那不用多說，是人人都知道的。不管他說過沒有，這段話還是充滿了質樸的智慧，因為明確指出了，快樂有等差，並不是所有的快樂都高尚。

問題還是回到：甚麼是高尚的快樂？也許18世紀的康德在具體分析美的藝術時，提供了解釋。康德的《判斷力批判》把藝術分成兩種：為了感官享受的「快適的藝術」，與提供反省快樂的「美的藝術」。前者「單純以享受做它的目的……叫人忘懷於時間的流逝」；後者則「是一種意境……雖然沒有目的，它仍然具有促進心靈諸力的陶冶以達到社會性的傳達作用。」（宗白華譯）

也就是說，高尚的快樂是要超乎感官享受的，絕不能只停留在康德所謂的「當前的歡娛消遣」。

人類創造文明，追求文化與藝術的發展與提升，使自身的性靈更美好、更高尚，是人異於禽獸、作為萬物之靈的展現。每一個文明的高度發展，雖然牽扯到各種錯綜複雜的階級與人際衝突與鬥爭，但放在長遠的歷史脈絡中來看，總體的累積卻明確顯示，人類企圖藉着文化的創新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。中國文化也不例外，累積了五千年以上的經驗，其中有成功的愉悅，也有失敗的痛苦，有造福人群的績效，也有殘害蒼生的教訓，是我們走向未來的借鑒，更是我們創造明天最寶貴、最實在的資源。只有充份掌握了自己身邊的文化資源，我們才會了解為甚麼社會的發展要均衡，為甚麼人際關係要和諧，為甚麼

應該愛好和平、反對戰爭，為甚麼追求經濟效益不能唯利是圖。

香港城市大學於 1998 年開始創立中國文化中心，在校長張信剛教授的策劃下，規定全校學生必修六個學分中國文化課程，以奠定大學生最基本的人文素質。在全校各院系群策群力的支持之下，順利推展了一系列教學新猷，如網路教學、中國文化與藝術示範講座、文化古蹟考察等等。為了舉辦文化講座，我們盡量網羅海內外的碩學名儒，到城市大學來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，與大學生探討各個學術領域的新知。進行了四年，成績斐然，而且累積了令人羨艷的演講材料。

這些從不同學術領域探討中國文化的講辭，凝聚了講者幾十年研探的心得，用淺易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，不但是大學生踏上學術道路之門徑，也是一般人了解中國文化的方便法門。有鑒於此，我們徵得講者的同意，又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，由本校的大學出版社推出這一套「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」，盼能為中國文化的創新盡點綿薄之力。

這套系列從構想、企劃，到印成白紙黑字，貢獻最大的是中國文化中心的老師及城大出版社的同事。我還要特別感謝張信剛校長、高彥鳴副校長及黃玉山副校長的鼎力支持，更感謝出版社鄺子器社長的投入及范家偉博士孜孜不倦的協助。中國有句俗話，「眾人捧柴火焰高」，也就是集思廣益，集腋成裘的意思，但表達的感覺要積極進取的多，充滿了樂觀向上、欣欣向榮的心情。我們推出這套「中國文化中心講座系列」的過程，也充份體會了這種群策群力、合作無間的精神，與城市大學的校訓「敬業樂群」（語出《禮記·學記》），倒是若合符節。

既然提到了《禮記·學記》，讓我在此引幾段經典，與同事、同學，及所有愛好人文修養的朋友共勉：

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，不知道。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。

雖有嘉肴，弗食，不知其旨也；雖有至道，弗學，不知其善也。是故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後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後能自強也。故曰，教學相長也。

我們出版這套叢書，也希望能夠教學相長，開創中國文化的未來。

鄭培凱

2002年11月1日

序 言

2004年9月至11月，我應香港城市大學的邀請，在中國文化中心任客座教授。時值金秋季節，氣候宜人。校園裏有一座小山，曲徑通幽，我經常在那裏散步。按照中心的安排，在兩個月的時間裏，我做了十次演講。聽講的人除了本校的學生，還有不少校外的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，使我深感欣慰。在城市的喧囂中，在距離時髦的「又一城」商廈咫尺之遙的地方，竟有這樣一個充滿中國文化氣氛的天地，真是難得！中秋之夜，我作了一首五律，題為《香江中秋望月》：「冰輪纔輾出，朗照遍人寰。門外一泓水，窗前數點山。詩情滄海裏，逸興白雲間。暫客香江上，心閑夢亦閑。」從中可以看出我怡然的心情。

城市大學舉辦中國文化課程已經六年，充分利用網絡進行教學和輔導，並展開多種生動活潑的考察、體驗活動，積累了系統的成功經驗，具有開創性和探索性。1992年初，北京大學成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，2001年中心改名為國學研究院。作為這個中心的主任和院長，我和我的同事們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，做了一些工作。因此，我深知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各位先生是多麼艱辛，並因自己能參與其中，盡綿薄之力，而十分愉快。

收入本書的十次演講的原稿，都是我多年來研究的成果，在到城市大學之前就已經準備好了的。其中除了第四講的主要內容取自我的舊作《中國文學史綱要》（二）以外，其他各講都曾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公開發表過。因受課時的限制，演講時省略了許多內容。幸而城市大學出版社擬在香港出版我的原

稿，這就可以彌補講課的不足了。趁這個機會，我將自己多年來所寫的一部分論文增補修訂結集出版，也是我和香港城市大學的一段緣份。

茲將收入本書的各篇文章發表的時間和報刊名稱開列於後，在整理這些舊作時，我作了若干增補和修改。

「唐詩風神」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2004年第5期。

「百年徘徊——初唐詩歌的創作趨勢」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1994年第6期。

「詩國高峰——盛唐氣象與盛唐時代」，《光明日報》1999年。

「在沉淪中演進——晚唐詩歌的創作趨向」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第48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。

「天趣——中國詩學的追求」，《國學研究》第9卷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。

「寄託——以美人香草為中心」，2002年在韓國淑明女子大學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報告。

「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」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2003年第6期。

「〈春江花月夜〉與〈琵琶行〉」，分別發表於《詩探索》創刊號、《唐詩鑒賞集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），前者的題目原為「如夢似幻的夜曲」。

「古典詩詞與情趣的陶冶」，《中國大學教育》1996年第2期。

最後，我要對邀請我前來城市大學講學的鄭培凱教授，以及給與我各種關照的中國文化中心的同仁們，表示衷心的感謝！對倡導和支持中國文化中心工作的張信剛校長表示欽佩！對那些熱心於中國文化的校內外聽眾，我深有知己之感，他們給我帶來的快樂是難忘的。

本書一定會有錯誤或不當之處，敬祈讀者指正！

袁行霈

2004年11月7日於香港

作者簡介

袁行霈（1936—），江蘇武進人。195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，留校任教至今，1984年晉升教授，1986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。1982年至1983年任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教師；1992年至1993年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教授；1997年9月至12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研究學者；1998年再度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教授；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。先後在日本愛知大學，美國哈佛、耶魯、哥倫比亞、華盛頓、夏威夷等大學，以及香港大學、台灣大學、台灣中研院、淡江大學講學。現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任、國學研究院院長，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、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。

袁教授的主要著作有《中國詩歌藝術研究》、《中國文學概論》、《中國文學史綱要》（二）、《陶淵明研究》、《陶淵明集箋注》、《中國文學史》四卷本（主編）、《中國詩學通論》（合著）、《中國文言小說書目》（合著）、《當代學者自選文庫·袁行霈卷》、《袁行霈學術文化隨筆》等。曾獲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國家級特等獎（個人），國家圖書獎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、特等獎，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，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稱號暨人民教師獎章，北京市人民教師稱號，北京市先進工作者稱號。



講座系列

唐詩風神及其他

目 錄

總序	vii
序言	xiii
作者簡介	xv
一 唐詩風神	1
二 百年徘徊——初唐詩歌的創作趨勢	21
三 詩國高峰——盛唐氣象與盛唐時代	51
四 走下高峰之後的探索——中唐詩歌的新趨勢	75
五 在沉淪中演進——晚唐詩歌的創作趨向	103
六 天趣——中國詩學的追求	125
七 寄託——以美人香草為中心	143
八 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	167
九 〈春江花月夜〉與〈琵琶行〉	195
十 古典詩詞與情趣的陶冶	211

唐詩風神

「風神」乃是文藝作品內在特質之藝術外現，是文藝作品給人的一種總體藝術感覺，偏重於言外像外的、能給讀者以無限想像餘地的藝術感發力量。本文以「風神」二字概括唐詩，意在探討唐詩的藝術精髓所在，指出唐詩和宋詩的區別，以及唐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。

「風神」本指人的風采神態，如《晉書·裴楷傳》稱裴楷「風神高邁，容儀俊爽，博涉群書，特精理義，時人謂之玉人」。後來也用以評論文藝作品，如唐孫過庭《書譜》：「凜之以風神，溫之以妍潤，鼓之以枯勁，和之以閒雅。」宋黃休復《益州名畫錄目錄》評趙公祐曰：「用筆最尚風神骨氣。」至於以「風神」論詩者也不少見，如明胡應麟《詩藪》內篇卷五：「作詩大要不過二端：體格聲調、興像風神而已。體格聲調有則可循，興像風神無方可執。」王士禛《漁洋詩話》附清劉大勤編《師友詩傳錄·續錄》：「問：孟襄陽詩，昔人稱其格韻雙絕。敢問格與韻之別。答：格謂品格，韻謂風神。」

大體說來，「風神」乃是文藝作品內在特質之藝術外現，是文藝作品給予讀者的一種總體藝術感受，偏重於言外像外的、能給讀者以無限想像餘地的藝術感發力量。本文論唐詩，以「風神」二字概括，意在探討唐詩的藝術精髓所在，指出唐詩之所以成為唐詩的特徵。中國傳統詩學一向將形與神對舉，

唐詩之所以成為唐詩主要乃在於神，而不在於形。從「風神」切入研究唐詩，與此傳統也是相吻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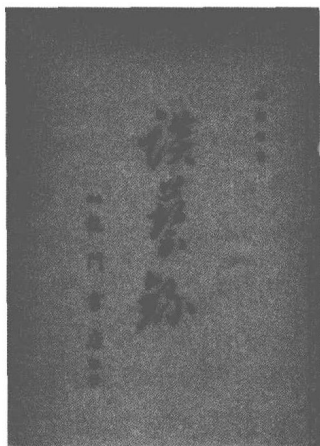
(一)

那麼唐詩之所以成為唐詩，其內在特質的藝術外現，究竟從何說起呢？或者更直截了當地問：甚麼是「唐詩」呢？深究起來，所謂「唐詩」至少有兩層涵義：

第一，它是唐朝的詩。凡是唐朝人寫的詩都可以叫唐詩，凡是其他朝代的人寫的詩則不能叫唐詩，這是從詩史上劃出的一個斷代，着眼於唐朝的起迄年代。這是唐詩的基本涵義，我們通常就是在這層意義上談論唐詩的。

第二，它是一種具有特定風神的、以唐朝的詩為基礎但又超越了唐朝這個朝代年限的詩。也就是說，「唐詩」不僅是唐朝人的詩，而且是某一類詩的代稱。錢鍾書先生《談藝錄》曰：「唐詩、宋詩，亦非僅朝代之別，乃體格性分之殊。天下有兩種人，斯分兩種詩。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，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。嚴儀卿首創斷代言詩，《滄浪詩話》即謂『本朝人尚理，唐人尚意興』云云。曰唐曰宋，特舉大概而言，為稱謂之便。非曰唐詩必出唐人，宋詩必出宋人也。」¹

關於唐詩和宋詩的這種理解，此前也曾有人論及，如清汪琬《堯峰文鈔》卷二十七《國朝詩選序》：「今且區唐之初、盛、中、晚而四之，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，何其與予所聞異也！且宋詩未有不出於唐者也，楊、劉則學溫、李也；歐陽永叔則學太白也；蘇、黃則學子美也；子由、文潛則學樂天也。宋之與唐，夫固若埴簞之相倡和，而駟蚤之相周旋



《談藝錄》書影，香港龍門書店，1965 年版

也審矣。」他的話中已經含有不完全以朝代區分唐詩和宋詩的意思了，而錢先生更加強調從「體格性分」上加以認定。所謂「體格性分」取自《文心雕龍·體性》，「體格」是指作品的體制風格，如「典雅」、「遠奧」之類；「性分」是指作者的性情才分。錢先生認為唐宋詩的區別不僅是時代的區別，更是體格性分的區別。他在《談藝錄》中還說：「高明者近唐，沉潛者近宋。」² 這樣說來，唐詩和宋詩是兩種不同人所寫的不同的詩。他還用了「唐音」、「宋調」這兩個詞³，認為「唐音」不一定出自唐人之手，「宋調」不一定出自宋人之手。這是對唐詩和宋詩的更寬泛的理解，也就是唐詩的第二層涵義。

以上所講的關於唐詩的兩種理解其實可以結合起來，這樣也許能對唐詩作出全面的說明。唐詩畢竟是在唐朝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，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。此後雖然可以模仿唐音，也可能寫出一些很像唐詩的「唐詩」，但從總體看來，唐詩已經隨着那個時代過去了，詩歌的主流已經不